

园区内现存传统形式的木构干栏傣族民居占70%以上；傣族园的旅游发展真正带动并引导了勐罕镇全镇的建设和特色风貌。

在黄山市徽州区潜口镇的唐模、坤沙两个行政村，两者相距3km。唐模村是中国传统村落，1996年已正式售票开发旅游。由于旅游开发较早，使村民和地方政府都重视维护建筑外观，村落整体风貌保存较好。坤沙村位于县级公路旁，村民经济来源于建筑施工、农业和外出务工等，村民人均收入比唐模村略高。2004年前，坤沙村新建房多为平顶楼房，村落整体风貌保存最差。2007年后，受当地旅游开发的影响，结合新农村建设，坤沙村进行了多方面整治。当前，坤沙村村落风貌已趋向于徽州风格。

三、旅游开发对传统村落风貌影响“利大于弊”

从大理、西双版纳、黄山市案例可以看出，在国内，旅游对村落传统风貌的影响判定上，在合理引导的前提下，可以认为“利大于弊”的，而不是简单概括为“利弊共存”。同时，旅游对村落所承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也是“利大于弊”的，如果没有旅游的介入和在此之下的合理引导，传统村落在经济发展的冲击下，其存在的建设性破坏现象更为严重。

许多市县由于政府部门的重视和管控，以旅游开发的传统村落为核心，出现提升其他村落风貌的“辐射效应”或“带动效应”，使村落风貌保护出现以点串线、以线带面的良好形象，如习总书记视察的大理古生村就是明证。

(车震宇：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从容的旅游发展与自然的文化传承

马晓龙

一、我国的旅游产业功能长期以偏概全地取代旅游发展功能

无论是肇始之初以创汇为目的，还是用来应对90年代后期的经济危机，或是近年来作为扩内需、保增长的方式和手段，与很多发达国家不一样，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决定了旅游业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承担着发展国家经济的任务。而且，从时间序列上看，无论是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主动作为，或是旅游产业发展实践的自我倒逼，至少在概念表述和发展定

位上，中国旅游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都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并被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纳入到国家战略体系中，旅游部门也往往把这种地位的提高作为发展成就加以体现。实际上，无论从发达国家的社会实践，还是从旅游的理论基因来看，即使最朴素的认识也会把旅游当作为了休闲、娱乐、探亲访友或者商务目的进行的旅行活动，或者说一种生活方式加以体现。本质上，旅游兼具经济和福祉两个方面功能，甚至后者的重要性要远远高于前者。因此，目的地供给端的旅游发展不仅要

将旅游发展作为旅游业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更应该将旅游发展作为满足当地居民与外来游客休闲、娱乐的双重诉求，将旅游作为提升两个主体社会福祉的收单来加以实现。但显然，从我国旅游发展的实践来看，全社会固然重视旅游发展，但这种重视往往把旅游发展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或者发展经济的手段。在“经济发展”的目标导向和考核体系下，旅游业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旅游发展的概念，尤其是地方在旅游发展的目的表述中，往往将年接待旅游人次、旅游总收入作为衡量旅游发展程度和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而旅游作为提升民众福祉和社会福利水平的另外一个功能往往被忽略掉。从历史过程来看，我国的旅游产业功能长期以偏概全地取代或者至少是凌驾于旅游发展功能之上，对旅游综合功能，尤其是作为社会福祉的功能重视明显不足。

二、过度的经济目标导向是旅游发展方式不从容的根本原因

“十三五”时期，我国旅游业处于结构调整、游客文明素质逐步提升、旅游市场秩序逐渐规范及各类矛盾凸显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旅游业不仅要实现自身的发展，还要为国家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回顾一下“中国旅游业‘十二五’规划纲要”甚至更早的官方文献，经济目标导向一直是旅游发展的核心内容。也就是说，继承以前的理念，至少在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旅游发展还是要进一步强调经济功能，旅游业要承担更多、更大的促进经济转型的任务，这种理念也一直深刻影响到过去和现在的地方旅游发展方式当中。很多实践案例都显示，一旦旅游产业功能被无限放大，甚至作为一种地方执政考核指标的时

候,旅游发展就会出现一系列“超常规”的现象。最典型的是20世纪90年代发生于海南与广西北海的旅游房地产投资,二者的沉淀资金分别高达800亿元和200亿元,海南省更是用了整整7年时间才将处置积压地产的工作结束,而北海目前还有很多烂尾楼工程存在,遗留的一系列问题一直持续到现在尚没有完全解决。除了这些大的“超常规”发展方式之外,学术界经过深入研究也得到了一系列关于我国主题公园粗制滥造,经营不善之后的相继倒闭。历史文化街区过度商业化,但政府确无所作为,甚至放任自流,导致出现了张家界景区由于旅游商业化过度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亮黄牌的一系列事件。实际上,旅游发展确实能够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对一些资源较为匮乏,被我们称作老少边穷的地区,旅游业往往被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抓手,也确实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但由于过度对经济目标的追求,地方政府的政绩冲动往往忽略旅游发展有可能给地方社会文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很多时候成为一种常态,旅游发展方式往往显得那么急功近利,不那么从容。

三、没有从容的旅游发展方式就不可能有自然的文化遗产结果

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旅游的灵魂。这种旅游与文化关系的表述,就像经济学经典理论一样,在社会各层面达成了共识。但容易忽视的是,这种关系的存在并不是没有前提的,旅游发展和文化遗产必须在从容的发展方式和理念的主导下存在。可以想象,在一个经过几千年岁月沉淀的环境里,各种利益相关者已经习惯了固有的生活、生产规则,外部力量的突然介入,必然会打破原有的秩序。与此类似,无论学术界还是产业界都不会否认一个事实,那就是作为一种经济手段,旅游发展几乎不可能不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遗产造成影响。当然,即使没有旅游发展,当地居民也会随着社会进步和信息获取方式的多元化,在追求更好生活条件的同时,不断改变其固有的生活、生产方式,并逐渐与外界社会进行信息交换与融合,实现文化的自我渐进式传承。需要回答的问题在于,一旦将旅游发展与文化遗产联系在一起,那么旅游发展到底如何影响文化遗产?

或者说,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到底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实际上,在一个经济水平相对不那么发达的社会里,无论是政府、当地居民或是外来力量,都会试图通过旅游发展获得经济收益或者提升当地居民生活质量和水平的价值诉求。自然地,他们对文化资源的利用也无可厚非。即使在发达国家利用民族文化进行旅游发展也是一种通常做法,并没有什么值得批判的。只是从容的旅游发展方式会在这个过程中对文化的利用控制在有节制的范围内,既不无原则的扭曲文化,也不滥用、丑化文化,而是通过适当的技术手段将文化合理地通过舞台化或者生活化的场景展示和弘扬,促使文化根据时代的变化同步适应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自我进步、改良中逐渐适应旅游的发展,并在一种自然的状态下得到传承。与此对应,任何失去从容、“大跃进”式的旅游发展方式肯定不会成为文化的载体,只会带来对文化的破坏,更不用说传承了。

四、回归旅游发展本质是进行文化有效传承与保护的必由之路

至少在概念上,旅游发展与文化遗产之间其实并没有必然联系,只是在文化被作为旅游灵魂,或者作为旅游发展要素被加以利用时,二者才发生关系。从30年来我国旅游发展和文化遗产实践来看,尽管积极的旅游发展方式在客观上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地方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工作,对一些濒危或者即将丧失的文化起到了保护和传承的作用;但有更多的证据显示,对旅游产业和经济属性过度依赖催生了一系列急功近利的旅游发展方式,而这些做法和行为才是对文化遗产与保护形成冲击的“刽子手”,并往往被那些“反文化旅游化”的原教旨主义者抓住不放,作为攻击旅游发展对文化遗产产生副作用的反面教材而加以攻击和“说事儿”的理由。进一步从消费需求来看,如果将旅游的本质定位为游客对异地生活方式的体验与融入,那么对当地生活方式的保护与传承才会符合旅游者最初的期望。自然地,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对文化进行积极的引导、利用与有节制消费将得到来自消费端的支持,也是对地方文化遗产与保护的合理做法。因此,回归旅游发展本质,弱化旅游的经济属性,不让旅游发展那么累,强调其作为社会福祉和生活

生产方式的功能属性,让旅游在更加从容的环境与理念下发展,让文化传承得更加自然与淡定,才是减少破坏、推动旅游发展与文化传承走向各自良性发展道路的根本途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有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特征的理由对过度强调旅游经济功能、弱化社会福祉功能的理念进行开脱,但任何理由都改变不了只有回归旅游发展本质才是解决文化不能得到有效传承的根本途径这个事实。最后要说的是,任何以短期利益为目的的大跃进方式或者空洞的口号都不利于中国旅游的科学发 展,更会将这种急功近利的恶果深深地植入到旅游发展的长期进程中,这里当然包括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希望旅游发展更加从容,希望文化传承更加自然。

(马晓龙:中国旅游研究院副研究员)

历史发展曲线中的 旅游发展与文化传承

林清清

相比与空间,历史有更巨大的鸿沟,要想抵达历史真相,比想象难得多。了解今天,必须要从历史看起,才更易抵达历史真相。文化传承保护亦是如此,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不同功能的各类“载体”,在现代都可能成为当代人格外珍惜的“遗产”和值得文化传承保护的 对象。

大众旅游如果以托马斯·库克有组织地进行包价旅游这一标志性事件开始算,也不过一个半世纪多的历史。从传统社会的旅游到大众旅游的蓬勃发展,再到多元化旅游的日益细分,旅游业带来的巨大旅游流正在重塑着不同历史时期的遗产。笔者曾经作为一个背包客在斯里兰卡、尼泊尔、德国旅行,徜徉在丰富多元、斑驳多彩、深藏历史密码的遗迹与文化中,感受文化的冲击,亲历真实历史。一般从旅游研究工作者的视角看,这些遗迹与文化的前世今生又让人不得不思考,试图从历史曲线中寻找真实,以动态的视角来看旅游业与今日的“热门”旅游吸引物和目的地。

一、高尔古堡(Galle Fort):从被压缩的世界殖民史到多种文化叠加的世界文化遗产

2015年夏的高尔古堡之旅让人印象深刻。坐落于斯里兰卡东南沿海一个岩石半岛上的高

尔古城直面印度洋,这里犹如欧洲小镇,又是观夕阳的绝佳地点。1988年,被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在大航海时代,这里是从欧洲前往远东的重要枢纽之一。高尔先后被葡萄牙、荷兰和英国殖民,现在最著名的古堡城墙就是荷兰人摧毁了葡萄牙建的泥土城墙后重新依小岛屿地势重建,完美结合了16至19世纪欧洲建筑和南亚建筑的特点,并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与我们的司机聊天,问他们有没有觉得被殖民是一段屈辱的历史。没想到司机的回答出乎我意料:当年的殖民者给他们留下了许多好东西,包括城市、铁路、产业等。对比我鲜明的立场,他们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种敏感。

高尔一草一木都能看到殖民时代的印迹,在许多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都有类似的一段故事,越南的胡志明市也以法国建筑为特色,而中国的许多大城市都有租界区,如武汉的江汉路和广州沙面。当年的殖民者建设这些地方是侵略和掠夺的目的,现在的当地人视之 为一种历史的遗存,而对于游客来说,成为见证一段历史的旅游吸引物和文化遗产。

二、《千与千寻》海边小火车:从殖民运输工具到游客必搭的遗产小火车

海边小火车从首都科伦坡一路沿印度洋海岸线经过许多椰林、沙滩到达南部古城高尔,在有的地方,大海近在咫尺。有许多人认为,这是宫崎骏《千与千寻》海上火车旅程的原型。今天,来斯里兰卡旅行的人必然抱着体验海边浪漫小火车的念头。

这是一条殖民者当年为了方便将物产运出而修建的海边铁路,对于天然的海岸线和土地的合理利用来说,这是不合理的做法。然而,历史机缘巧合,非理性条件下修的海边小火车在百年后成了一道独一无二的风景。在世界各地,还有许多古老的交通工具因旅游性质而被保留,如阿里山的小火车,香港岛的叮当车和上太平山顶的旧缆车。有创意的是,太平山顶的游客中心就是由一个旧缆车改造而成。

从殖民者时期的以经济作物为主的运输工具,到当今兼顾当地人通勤工具和游客追求浪漫体验的结合,小火车今天也成了一种特定的符号:奢华的海边小火车浪漫之旅。虽然这段四小时的慢火车车票只要人民币四元,却可以充分感受当地文化并与热情的当地人近距离的接触。